



# 公园 宜居社区的关键





A photograph of a park with large trees and a path. The trees are mostly green with some autumn-colored leaves. A path is visible in the lower left, and a person is walking on it. The sky is visible through the tree canopy.

前一页：芝加哥，2008

本页：希望公园，布鲁克林，2008

# 公 园

## 宜居社区的关键

【美】Alexander Garvin 著

张宗祥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Original Title: Public Parks: The Key to Livable Communities

Author: Alexander Garvin

Copyright © 2011 Alexander Garvin

本书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由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406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园: 宜居社区的关键 / (美) 加文 (Garvin, A.) 著; 张宗祥译. --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1

书名原文: Public Parks: The Key to Livable Communities

ISBN 978-7-121-18797-1

I. ①公… II. ①加… ②张… III. ①公园—城市规划 IV. ①TU9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3305号

策划编辑: 胡先福

责任编辑: 胡先福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字数: 303千字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 目 录

致 谢 6

导 论 9

1. 公园的兴起 13
2. 主要作用 31
3. 量化价值 47
4. 公园开发 55
5. 选址和改造 71
6. 设计影响 95
7. 发展中的艺术品 119
8. 公园道路和公园系统 135
9. 公园管理 153
10. 融资和治理 169
11. 公众力量 187
12. 可持续发展：成功的关键 195

注 释 210

## 致 谢

本书的构想源于世界上第一座公立公园的桂冠究竟属谁的友情辩论：英国园林设计师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认为世界上首座公立公园是德比植物园（Deby Arboretum）；而笔者认为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才是。负责德比植物园重建的约翰引导笔者参观那里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一年后，我们一起参观伯肯海德公园，终于在定义上达成共识：公立公园必须从建园之始就对公众开放并主要用于娱乐和消遣。按照这个定义，开放于1839年的德比植物园堪称世界上第一座公立公园；但是由于德比最初只对公众每周免费开放一天，笔者还是倾向于将1843年开放的伯肯海德公园列为世界首座公立公园。巴黎的卢森堡公园（Luxembourg Gardens）和慕尼黑的英国公园（Engliche Garten）当初均非为公众休闲目的兴建的，但两园全都在18世纪末对公众开放。还有海德公园（Hyde Park），最初那里只是狩猎场，从16世纪便开始非正式地归伦敦市民使用。读者看完第1章后，会发现笔者决然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园这一概念产生于何时？经过与建筑史学家兼城市规划专家罗伯特·布鲁格曼（Robert Bruegmann）深入讨论后，笔者得出结论：公园这一概念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产生了，并且兴建公园在19世纪中叶已经成了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因此，必须感谢约翰和鲍勃（Bob）提出了贯穿全书的历史视角。

本书提到的公园及其相关场所都是笔者多

次造访过的地方。这些年来，瑞克（Rick）和南希（Nancy）陪伴笔者走过了无数地方。卡罗尔·利伯曼（Carol Liebman）率先引导笔者去她儿时曾去过的切诺基公园（Cherokee Park）。斯科特（Scott Stone）曾两度陪同笔者参观奥姆斯特德（Olmsted）在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杰作。罗德尼·尤德（Rodney Yoder）和J·B·克兰西（J.B. Clancy）也多次陪同笔者游览奥姆斯特德在波士顿的翡翠项链（Emerald Necklace）。马特·雅各布（Matt Jaccobs）邀请笔者参观他在底特律和布法罗的杰作。罗伯特·布鲁格曼也经常与笔者同往芝加哥的公园。当笔者参观德国杜伊斯堡景观公园时，鲍里斯（Boris Sieverts）热情地成为向导，激发了本书第12章“可持续发展”的灵感。笔者的哥哥乔治（George）在一次同往法国的旅途中促使笔者考量城堡公园。在多次造访匹兹堡（Pittsburgh）的过程中，笔者与戴维（David）和苏珊（Sussan Brownlee）一起讨论了梅隆广场（Mellon Square）。这很具建设性。在一次游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途中，鲍勃·凯泽（Bob Kaiser）和汉娜（Hannah Joping）建议笔者参观子午山公园（Meridian Hill Park）。约翰·梅格斯（John Meigs）提醒笔者一定把费城的维萨肯小溪（Wissahickon Creek）记入本书。笔者和他一起去了维萨肯小溪，然后采纳了他的建议。还有很多人陪同笔者走过书中提到的公园，对他们的启迪及诸多有助思想成熟的做法一并表示感谢。

公园开发方面笔者的思想主要集中于本书的第4章。这些思想在亚特兰大的翡翠项链、孟菲斯市（Memphis）的谢尔比农庄公园（Shelby Farms Park）和田纳西科利维尔（Cleveland）的辛顿公园（Hindon Park）诸多项目当中得到很大程度的深化。因此对笔者而言，公园开发方面的思想也深受同事们的启发，其中包括亚特兰大的主要合作伙伴吉姆·施罗德（Jim Schroder）、芭芭拉（Barbara Faga）、吉姆·兰福德（Jim Langford）、埃德（Ed McBrayer）等人。公园需求方面的思想则受到劳拉·亚当斯（Laura Adams）、里克·马森（Rick Masson）、芭芭拉（Barbara）和皮特海德（Pitt Hyde）、特丽莎（Teresa Sloyan）、卡尔文·安德森（Calvin Anderson）、哈姆·斯迈思（Ham Smythe）、约翰·查尔斯·威尔逊（John Charles Wilson）、特德·福克斯（Ted Fox）以及笔者在谢尔比农庄公园工作时结识的其他朋友的影响。当与尼克·彼得森（Nick Peterson）一起设计伦敦奥林匹克公园传统规划时，笔者经拙作《美国城市：什么有用，什么没用？》（The American City: What Works, What Doesn't）提出的“公园用地是城市发展的主导框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关于抓住公园开发时机的思想则受到了设计同仁，辛顿公园的乔舒亚（Joshua Price）、詹姆斯（James Lewellen）和彼得森（Chip Peterson）的启发。

和亲眼目睹20世纪60-80年代很多美国公园日渐衰落的许多人一样，笔者把公园的日常管理看成公园规划、开发、设计和管理必不可少的环节。本书的第9和第10章便详细探讨了这个话题。公园日常管理的思想也都贯穿全书。在这方面，笔者受到了伊丽沙白·巴洛·罗杰斯（Elizabeth Barlow Rogers）、道格拉斯·布朗斯基（Douglas Blonsky）、亨利·斯特恩（Henry Stern）、阿里安（Arian Benepe）、丹尼尔·毕得曼（Daniel Biederman）、托马斯（Tupper Thomas）、莱斯·利贝勒（Leslie Beller）和戴维（David Karem）的启发。他们慷慨提供了几十年来积累的公园日常管理经验。

从这些优秀的人那里得到的一些零散知识和想法与笔者从奥姆斯特德（弗雷德里克·劳·奥

姆斯特德）的作品里汲取的思想不谋而合。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查尔斯·E·贝弗里奇（Charles E. Beveridge）以及他召集起来的辛勤的编委们出版了八卷本《奥姆斯特德》，最后形成了《奥姆斯特德全集》，由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也对其充满感激。

贝弗里奇帮助整理了一些奥姆斯特德的资料。史蒂芬·彼得森（Steven Peterson）建议讨论欧洲公园。丹尼尔·毕得曼、托马斯和莱斯提供布莱恩特公园和希望公园的资料。戴维·拉姆（David Lahm）提出书中某些部分应更加通俗易懂的建议。也要感谢马特·戈尔茨坦（Matt Goldstein）、鲍勃·布鲁格曼（Bob Brueggmann）和里克·鲁本斯（Rick Rubens）对本书初稿提出的很多建议。马特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发现了一些笔者不熟悉的文字资料和图片，不断与笔者讨论本书的内容和组织结构，最后提出了以中央公园为全书的结尾这一想法。虽然这一想法在事后看来是不言而喻的。

每本书都需要出版商。当忠实可靠的代理人亚瑟（Arthur Klebanoff）说服诺顿图书出版公司（W.W.Norton）出版本书时，笔者感到无比兴奋。该社的优秀编辑南希·格林（Nancy Green）指导了通篇写作。隆达·布兰德斯（Ronda Brands）对行文重新组织。玛丽·贝利诺（Marry Bellino）的文案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玛丽拥有丰富的景观设计和公园历史知识，对书中表达的公园相关思想有很强的敏感性，帮助润色文字内容，更换了部分插图。对这些人为本书做出的无价贡献深表感谢。

书中，与内容同等重要的插图均为彩色图片，原创地图则是笔者与乔舒亚一起绘制的。本书封面的设计者是乔纳森·D·利平科特（Jonathan D. Lippincott）。感谢马特·戈尔茨坦、史蒂夫·索罗卡（Steve Soroka）、克里斯蒂娜·本森（Christina Benson）、贾森（Jason Mencher）和萨拉·米勒（Sara Cedar Miller）为本书搜集的历史图片。

在很多人帮助下，此书最终面世，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列举。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各自的贡献。再次感谢为此书的出版做过贡献的所有人。



## 导 论

伟大的艺术品商约瑟夫·杜维恩爵士（Sir Joseph Duveen）有句名言：“为一件无价之宝估价，实际上是在贬低它的价值。”<sup>1</sup>公园也是如此。

很多人都知道公园是城市和城镇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很少有人会把公园与道路、桥梁、下水道和水渠等同看待。其他基础设施在使用过程中均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老化和磨损。与之不同的是，只要管理得当，公园会越来越漂亮和越来越成熟。除非公众明确公园投资是一项持续影响整个城市发展的增值投资，而且公园对城市的发展过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公园受到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入将远远不够。在城市、郊区及其未来规划方面，公园的作用举足轻重，完全会影响到对有关功能的充分领悟，对公园不具备很深的鉴赏力和不了解其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的人均会如此。在阐述公园价值的问题上，笔者主要讨论了公园的起源和需求，并定义了公园的角色、开发及投资（城市或城镇公众福祉必不可少的部分）。

中央公园，2001。

本书致意的、设计美国第一座公园的大师奉献了建园的原则，这些原则仍指导着今人，并完美诠释了公园在都市发展中的作用。他就是奥姆斯特德（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1822—1903），美国第一位真正的专业园林设计师，可能也是全国最伟大的城市和城镇规划专家。他做的最著名的一件事情是与英国建筑师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1824—1895）设计美国首座公园——纽约中央公园。其作品的整体印象比其中任何一部分更能打动人心。奥姆斯特德开启美国景观设计和规划的先河，为后人留下大量文献资料：6万多本书籍、文章、报告、信件。1895年退休时，他的公司由自己的儿子小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1870—1957）、侄子和继子——约翰·查尔斯·奥姆斯特德（1852—1920）继续运营。奥姆斯特德的哥哥的遗孀1859年改嫁给他，她的儿子就是约翰·查尔斯。他的公司业务范围大得惊人：在北美总共有6000多个项目。

奥姆斯特德明白：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园应当与他们所在的都市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认为公园“与城市应当尽可能地相辅相成”。<sup>2</sup>他认为公园是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城市规划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约翰·辛格尔·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摄于1895年。

师，笔者在进行城市规划和郊区规划时也始终践行这一综合理念。

奥姆斯特德离开人世已一个多世纪了，但他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天才。迄今为止，他在公园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留下的宝贵遗产成为公园、城市、郊区及其规划方面的知识源泉。

笔者也会介绍一些在美国公园运动中的其他重要人物，以及影响这场运动的外国人物，更会把焦点集中在美国从19世纪到现在的主要公园；而英国、意大利、法国及德国的重要私家庭院和公园也会有所涉及。

1850年，纽约人在考虑是否建立第一座国家公园时，美国的总人口为2300万人，其中大部分分布在乡村。150年后，美国已经成为拥有2.81亿人口的城市化国家了，其中1亿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万人的城镇中。随着美国和世界人口持续增长，公园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公园投资还远未跟上城市人口的增长。<sup>3</sup>

与奥姆斯特德一样，笔者认为公园在提高人类福祉、改善公众健康、孕育社会文明、打造宜居环境和引领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不仅讲述了公园的发展历史，也提供了一些为子孙后代营建更佳公园的我们应具备的知识。

好公园也需要好选址，以及合理购买、科学改造、设计和开发的策略。本书提出了所有这些活动的不一样的决策策略。公园的生命只有在真正对公众开放时才开始。公园更会随着自身的发展和每一代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书也讨论了公园及公园系统的日常管理、治理和融资。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公园与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一样成为现代生活的中心。如果我们要从日益增长的投资中获利，就必须维护和发展这些公园资产。在最后一章，笔者则从社会、功能、环境、经济、政治和美学的可持续性方面仔细讨论了中央公园，借此介绍了好公园的所有要素。



英国花园，慕尼黑，2008。以前的军事守备区大部分被改造成了湖泊。各种树木、灌木和绿草都沿用英国园林设计师“无所不能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的风格布局。现在，英国花园是欧洲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公园之一。

## 1.

# 公园的兴起

城市通常都有一些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在美国，最早的有宪法广场（Plaza de la constitucion, 1573）、波士顿公园（Boston Common, 1634）和纽黑文绿坪（New Haven Green, 1641）。虽然建立和设计这些区域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休闲娱乐，但它们现在成了公园。在欧洲，皇室或者贵族拥有的庄园被称为园区（Parks），有些庄园就是当今城市公园的前身。过去，只有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段及主人允许时，公众才能进入这些私家庄园，直到今天这样的庄园仍然存在。很多大城市也有皇家公园、皇家园林和狩猎场。这些地方通常归政府所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对那些拥有“习惯权利和特权”的人开放。比如伦敦人就认为自己有进入皇家公园的权利。乔治二世于1726年宣布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每星期日对公众开放，但是“水手、士兵和仆人”仍然不准进入。<sup>1</sup>据传，当其妻子卡罗琳王后（Queen Caroline）问起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把肯辛顿花园据为己有的代价是什么时，爵士答道：“您的王位，夫人。”

无论皇室、贵族还是普通市民，到这些早期的公园去都是为了休闲。柏林的蒂尔加滕公

园（Tiergarten）于1649年正式开放，其目的只有一个：提供一个散步场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私人园区，刺激了很多商业园区的建立和发展。这些商业园区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服务，最早在哥本哈根市区就有这种以休闲为导向的公园。巴肯（Bakken）是哥本哈根以北皇家鹿苑（Klampenbor）的一处天然温泉，发现于1583年。到17世纪末，这里的商业蓬勃发展，出现了向游客出售食物、饮料和提供娱乐的活动。1661年建立于伦敦的沃克斯豪尔花园（Vauxhall Gardens）最早是座私人公园，不收入园费，但是园区里面设有向游客出售食品和饮料的摊点。迄今为止，啤酒园在德国城市仍然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这种驰名商业性的游乐园当中存世的还有维也纳的普拉特（Prater）和哥本哈根的蒂沃利公园（Tivoli Gardens）。

普拉特最初是位于维也纳郊区的皇家狩猎场，于1766年对公众开放。开放后，它从最开始的咖啡厅商业区发展成拥有摩天轮（1897年建立）和其他娱乐设施的综合性休闲游乐园。除了蒂沃利公园外，普拉特的知名度在世界上其他公园中是无与伦比的。蒂沃利公园于1843年开放，至今仍对公众开放。游客只需以一个非常便宜的

价格，就可以去公园的剧院、咖啡厅、饭馆，或者去骑一骑旋转木马，体验一下经典木制过山车。

## 先 驱

法国大革命中，法国皇室园林开始对公众开放。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们也被迫向公众开放自己的皇家园林。若要把仅供少数上层人士享受的皇家园林和狩猎场变成适合大众口味的公园，非实质性改造不可。而巴黎两所闻名遐迩的公园，卢森堡公园（Jardin du Luxembourg）和杜伊勒里公园（Jardin des Tuileries）改造起来却不难。直到现在，两园仍保留了刚开放时的原貌。占地63英亩（25.5公顷）的杜伊勒里公园里有一些大型瓦窑。瓦窑在法语里是“Tuileries（杜伊勒里）”，该园由此得名。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王后下令把它们改造成花园，作为1564年卢浮宫动工的一部分。恰好一个世纪后，路易十四让他的园林设计师和园丁勒诺特尔（André Le Notre，1613—1700）在杜伊勒里布置了花坛。

虽然历经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战乱以及卢浮宫的加建和新建，今天的杜伊勒里公园仍保持了勒诺特尔设计时的原貌，但如今各

部分的用途与当初的设计初衷大相径庭。儿童在有喷泉的环形池中放航模；无数游客竞相参观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和国家影像美术馆（Galerie Nationale du Jeu de Paume）；上班族喜欢到附近的咖啡馆或凉亭里吃点心或喝一杯酒。园内，17世纪的轴向远景的设计元素（详见第6章）、树列、花坛以及雕塑与现代活动极为相称。

卢森堡公园建于1612年，是由卢森堡宫殿改建而成的玛丽·德·美迪奇（Marie de Medici）行宫。雅克·布瓦索（Jacques Boyceau，1560—1633）是当时最著名的法国刺绣式花坛（几何状花草树木园艺组合）设计师，用修剪整齐的树列、几何状的水池和喷泉设计玛丽·德·美迪奇的规范庭院。<sup>2</sup>与杜伊勒里一样，这种17世纪设计的规范庭院毫不影响21世纪的今天作为公共娱乐设施的功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小孩和家長、索尔本大学的学生、年轻的情侶、游客和附近工作的居民光顾卢森堡公园。杜伊勒里公园和卢森堡公园都以其原貌打动无数游人们的心。由于巴黎中心城区专设的公共娱乐公园很少，两所公园因此更受欢迎。

前身为皇家园林的公园当中，慕尼黑占地922英亩（合373公顷）的英国花园（Englische Garten）是德国最大的公园，有不平凡的起源。1789年，卡尔·特奥多尔王子（Karl Theodor）下令在各守备城市建立军事园林，包括慕尼黑。



伊勒里公园，巴黎，2006。伊勒里公园曾是大皇宫的一部分，现为巴黎市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



卢森堡公园，巴黎，2005。轴向取景，几何种植和对称组景的17世纪官苑现在成为了附近居民和上班族休憩的天堂。



英国花园，慕尼黑，2008。这个19世纪的德国园林生动形象地模仿了18世纪的英式园林，其灵感来源于法国画家洛兰的画。当时，他画了很多罗马周边景观的画。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和平时期的士兵创造与农民和园丁一样的工作机会，同时也建设一些休闲娱乐场所。法国大革命后，皇家园林向公众开放的浪潮风起云涌，卡尔·特奥多尔也决定把慕尼黑的守备区对公众开放。园林里的皇家守备和狩猎场在建造英国花园的过程中被拆掉了。该公园的设计者之一是本杰明·汤普森爵士（Sir Benjamin Thompson, 1753—1814）。他于1784年参加了卡尔·特奥多尔的部队，是英裔美国物理学家和蜡烛的发明者。另一位设计者是德国园林设计师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冯·斯凯尔（Friedrich Ludwig von Sckell, 1750—1823）。<sup>3</sup>

当英式花园1792年首次对公众开放时，原

有的军事设施、开放场地以及林地遭到严重践踏。1804年，在冯·斯凯尔被巴伐利亚法院委任为公园监理后，此园的改造工作才大幅度取得进展。冯·斯凯尔曾经在英国学习造景园艺。他继承了英国当时最著名的园林设计师，无所不能的布朗（1716—1783）的田园式和自然式风格，试图设计与众不同的公园。对公众开放的几十年里，英国花园的园界发生了改变，其中的溪流也已经改道。在恰到好处的地方，小溪被改造成潺潺的小瀑布，这是典型的布朗风格。在公园尽头的一块空地上挖了个人工湖。公园和城市用树木和灌木丛隔离开，在公园里面看不到外面的城市建筑。受到肯津顿



伦敦。16世纪和17世纪，皇室购买并形成了最早的皇家公园（圣詹姆士公园、格林公园、海德公园、肯辛顿花园和摄政公园）。

公园（Kew Gardens）的启示，1790年英国花园增设了“中国”宝塔。建筑大师莱奥·冯·克伦茨（Leo von Klenze，1784—1864）为公园设计了一座圆形寺庙，叫Monopteros；尽管这

座寺庙完工于1837年，但其风格酷似于英国人在自己院子里面建造的希腊和罗马结构体。这种风格的灵感来自于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1600—1682）的画。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结构都是一些附属的装饰。很多游客会忽略它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穿梭于弯曲的公园道路上，或者在草坪上晒太阳，或者一边看孩子一边在长椅上坐着聊天。

伦敦皇家公园（Royal Parks of London）自始至终是上层人士的私产。伦敦的皇家狩猎场和皇家园林最初由皇家森林委员会（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f Woods and Forests）管理。由于大部分皇室土地都没有用栅栏围起来，公众可以不时进入这些地方，只是皇室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而已。即使到今天，公众进入这些土地也是“承蒙皇恩”。《1851年王土法案》（Crown Lands Act of 1851）将皇室土地的管理权移交政府。这些地方如今则由皇家公园托管机构（Royal Parks Agency）作为完全公共的土地进行管理。<sup>4</sup>

皇家公园总面积达768英亩（合311公



摄政公园，伦敦，2007。约翰·纳什爵士设计了此公园，拟让它成为地产开发区的中心装饰品。